

《竹橋》 *The Bamboo Bridge*

Directed by Juan Salazar, 2019, 65 minutes. Distributed by Matadora Films, Australia.

陳玉苹

逢甲大學
歷史與文物研究所

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維繫在地文化的特殊性成了每個地方必須面對的問題。位於柬埔寨磅湛省（Kampong Cham Province）有一座長約1.5公里跨越湄公河通往Koh Pen島的竹橋，吸引許多外地遊客前來一睹風采。然而在2015年柬埔寨新上任的首相為了表示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的支持，因此撥了預算在離竹橋不遠處新蓋一座水泥橋，以促進經濟與觀光的发展。這部紀錄片所記錄的正是在2018年面臨新建的水泥橋即將完工之際，這座隨著乾濕季而重組與拆解的竹橋是否要繼續下去的故事。導演Juan Salazar本身是一位智利籍人類學者，他透過對三代造橋工藝師以及在地民眾的訪談，讓我們看到了不同世代之間對於竹橋的記憶與觀點，也逐漸拼湊出竹橋與島上人民的生活以及與環境的緊密關係。

竹橋的搭建可溯及1960年代，每年6月至11月的雨季過後，湄公河露出沙岸無法以渡輪渡河後，人們就會開始重建竹橋。直到雨季來臨，暴漲的河水上升成了怒吼的急湍，竹橋就會被拆解。每年隨著季風帶來的乾濕季之節奏，竹橋被拆解又重建，歷經了數十年。導演從第三代的工藝師Oun開始訪問到第一代的工藝師，讓我們輕易的比對出歷史的流變與差異。第三代竹橋的工藝師與經營者Oun說，竹子有兩個好處，第一，不像木頭一樣容易斷裂或者腐爛，竹子有比較好的韌性，在承重時會彎曲而不容易斷裂，即使斷了也有其他的柱子可以支撐。鏡頭帶到了汽車開過竹橋搖晃卻依舊穩固的畫面，令人感到非常驚奇。第二個好處是，在雨季來臨時河水高漲，竹橋可以浮在水面上，因為竹子是中空的，而不會因洪水而損毀。鏡頭帶到雨季時

竹橋整個浮在高漲的河水上，形成奇特的畫面，在雨季過後，竹橋就會被拆除，這些竹子是可以回收留待明年重建時使用。第二代的工藝師Srim則提到以往搭建竹橋是不需要付工資的，而是以換工的概念來找人幫忙。例如有幫忙蓋橋的人就可以免費過橋不收取費用。而第一代的工藝師Seang則說，以前河川氾濫的時候，渡輪甚至會到家中來接人，在很困難的年代中，人與人的關係非常緊密。透過三代工藝師的訪談，除了讓觀眾清楚竹子的屬性如何適應在地的環境與氣候，並且因季節性的變化而發展出的永續性的建築形式，也讓人理解在其中人與人的關係以及工作的意義如何隨著時代而變遷。

導演除了訪問工藝師，也訪談了在地居民的看法。居民感嘆因為現代的開發，對於現代生活的想像與追求，該地的原始林正在快速的消失中，年輕人不願意進入森林中工作，不願意再解讀傳統工藝中對於環境、季節的認識，也不願意學習這些傳統的工藝技術，年輕人認為工廠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是比較輕鬆的。除了雨林的消失，居民也認為湄公河中的魚獲比以往少了太多。自1925年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起，人民從三百萬人成長至今天的一千五百萬人，成長的人口消耗了大量的自然環境資源，漁獲當然不夠。而導演所拍攝的這些居民對於傳統的生活型態、環境的憂慮，與對現代工作的陌生與嚮往，也透過居民對於竹橋與水泥橋的比較與討論中反應出來。

在物質形式上，竹橋和水泥橋都溝通連結了兩個世界：鄉村與都市，但兩者卻形塑著不同的生活型態、速度感和發展方向。若從技術政治的角度來看，水泥橋連結了一週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現代節奏、經濟發展、電力、自來水與道路，但是卻忽視了河流與季風的自然節奏；而竹橋則代表了一個將生活整體整合起來的世界。竹橋可以移動、漂浮、斷裂、重建、發臭、改變顏色，它帶來不同的感官效應。人也可在其上捕魚，在其上舉行婚禮，在橋邊游泳，生活可在此整合也與之整合。此外，竹橋可以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斷開鄉村與都市的聯繫，但水泥橋卻是一條永遠保持通暢的道路。透過不同材質與形式的建築來組織人群的活動，也反映出了不同的生活邏輯與思維。透過河流、季風、在地民眾與竹橋的互動，竹橋所揭示在我們面前的是順應在地生態體系與自然節律而達到的永續性的生活方式。但是在面對現代經濟發展與對便利性的追求之下，水泥橋所帶來的對現代建設與發展的想

像，似乎成了無法抗拒的未來。最後的鏡頭拍攝著夜間的竹橋上一片漆黑，只有手機的螢幕亮度映照著在橋邊使用手機民眾的臉龐，似乎象徵著兩種生活型態的矛盾。影片結尾提到了在2018年，工藝師Oun把橋拆解賣了，只留下供行人可走的竹橋。換言之，觀眾透過影片而理解到從在地發展出來的永續生活的知識與智慧，現在成為提供觀光客「體驗」在地文化的物，令人質疑這種「並置」能否稱得上是「雙贏」的局面？

導演以民族誌的形式呈現在地人民跟竹橋的關係，豐富的素材除了可以回應當代社會對於文化資產的思考，也讓人反思基礎建設作為一種媒介，對文化內涵與社會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自2003年UNESCO頒布了護衛無形文化遺產公約，開始強調從「護衛」（safeguard）而非單純的「保存」的角度來維繫文化的多樣性與活力。在傳統工藝技術（traditional craftship）一項，強調要保存的並不是單純的「物」，而是鼓勵工藝師或藝術家能繼續製作或生產，並且將他們的技術與知識能夠傳遞給同一個社群的成員¹（UNESCO；黃貞燕 2013）。竹橋的故事告訴我們如何與差異性共存，與自然共存。但如果無法將在地居民與自然互動產生的智慧活用在生活需求中（例如將文化智慧融合於基礎建設的素材與設計之中），那麼我們護衛文化多樣性與活用的可能性又應該實踐在哪裡呢？

參考書目

黃貞燕

2013 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成立與其護衛方法論。刊於《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5：7-31。

1 <https://ich.unesco.org/en/traditional-craftsmanship-00057>